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以前填表格，姓名之後就問籍貫，我就填廣東省順德縣。現在的表格好像都不再設籍貫一欄，反映了香港這城市對身份的態度改變。再過一代，可能都不知原籍為何物了。至於我一直以為是縣級的順德，原來只是佛山一個區而已。

返鄉下

最近有空，跟朋友回順德住了兩天。真慚愧，活了這些年才第一次回鄉。我們住大良，又去了古朗，看了新修葺的祠堂，聽些村委父老講古朗歷史。但見魚塘處處，也經過很多參天老榕，動輒都百多年，想到老爸幾十年前，或曾在樹下玩耍，或在河溝游水，都是很奇異的感覺。帶我們去參觀祠堂的人（當然也姓伍），說自己幾十年都在古朗過，我問他聽過太公少綿嗎？他說是個村長，但少綿在他還未出生。後來我們經過一個廣場，十多個七八十歲的伯伯在老榕樹下休息閒聊，我又問他們聽過少綿嗎，有一個聽說過，但答案都是一樣，都說自己還未出世。後來在祠堂找到新修的族譜，可惜只記至光緒九年，很多較近我父親那一輩的資料都沒有。不過回港後卻找到一些資料，說太公少綿當鄉長期間，正值晚清政治腐敗，他素持治亂世用典，執法極嚴，盜匪因而仇恨，至辛亥革命後更結黨洗劫全鄉，太公舉家雖早得風聲而逃過一難，但宅傢具則付之一炬。這種電視劇般的情節，竟發生在自己的先祖身上，再想起古朗現今的田野魚塘景致，確是不可思議。

琴台聚客

黃仲鳴

任護花是報人，也是作家。上世紀三十年代末，創辦《先導》報，逢星期一、三、五出版。他除了在報上以周白蘋筆名寫《中國殺人王》外，還以金牙二的筆名寫怪論。《中國殺人王》刊發後，出小小一本的「書仔」，極為暢銷，也為他贏來了聲譽。而金牙二詞鋒之抵死有趣，與後來者三蘇可稱瑜亮。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我寫《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》時，即已肯定金牙二怪論的成績，與三蘇前後輝映。金牙二每好奇思妙想，如將《音譯》，扭曲為「巴屎」，尤引人發噱。而其想像力之豐富，看似有道理，實每為歪論，如《香港居民撤退有商量》，描述當敵軍來攻香港時，港人既無退路，因廣東一帶多已淪陷；也無進路，大海茫茫，去哪？金牙二有此提議：

「香港周圍，尚多海島，如大嶼山，如長洲等，皆可居人。政府宜未雨綢繆，設法在各島開墾，提前勸喻港中失業分子或作無聊小生意之分子，到此耕作。平時，盡量減低港九兩地之居民密度；戰時，可疏散港九一部分居民到各小島，甚至提前令港九居民自由在各島領地建簡陋別墅，貯備糧食，俾戰時可以自顧，減少政府負擔。設立難民營，以惠赤貧者；而小島多山林，尤宜於建防空地窖。戰時有此港九尾閘之洩，則人抬油咁定，無倒瀾籬之虞。戰事解決，港九大商業亦可以立刻恢復。真係一舉兩得也。」

香港淪陷，各島可成世外桃源乎？但不理是否合乎邏輯，《先導》的金牙二正言若反，其痛叱日寇，令人脫帽致敬。其實，不單金牙二大寫其「怪」，《先導》的

海闊天空

蘇秋嘉

又到秋季，是時候踏上年度賞楓之旅。其實今年賞楓，計劃本是從十月中韓國首爾開始，只可惜天公不造美，天氣乍寒還暖，韓楓未到時候，逗留首爾的五天期間，得見紅葉稀少，頗感失望，亦體驗了大自然變化非人之意念可左右。十一月中的日本關西賞楓，已持續了接近十年，好友奇怪笑問，每年如是，不厭膩嗎？

關西賞秋楓

秋楓綺麗，顏色有黃有紅，形態可大可小，搖曳生姿，怎會厭？每年秋訪關西，必發掘新的賞楓地點，背景不同，又怎會膩？今年的行程是先從賞楓必到的京都開始，古都紅葉，不管是在清水寺、金閣寺、南禪寺、永觀堂、嵐山、大原，還是市中心的京都御園，都一樣醉人！京都市內逛了一圈，黃昏未到，就急急馳赴山科，為的是毘沙門堂的夜楓。從山科火車站出來，要散步二十分鐘才到賞楓點，沿途都是些看起來像是京都人居住的平房，在寸土寸金的日本，都還有自己的庭院，特別嬌紅的一株楓還是生長在尋常百姓家。

毘沙門堂位於日本京都府山科區，創建於西元七〇三年，屬於天台宗寺院，這佛寺院主要供奉著毘沙門天、文武天皇敕願、開山初代住持，而毘沙門天原為印度神話中的四大天王之一，毘沙門天又稱為「多聞天王」，是佛教的護法神，也是知識之神、財神、武神。毘沙門堂除以敕使門前的紅葉之景聞名之外，迴遊式庭園的晚翠池，以逆遠近法繪成的《九老圖》及狩野益信所繪的《天井之龍》也是不容錯過。因為地點較偏僻，毘沙門堂遊客並不多，反而讓人能夠寧靜的感受這千年古刹的風韻，加上夜燈映照下的楓紅，怎不叫人陶醉！

評論作者，不少都是怪論高手，如「依把」。另如老藕、小陳、傷哉、麥拉、歪嘴等，此等作者究屬何人，是否金牙二的化名，難以考證矣。而這類三及第怪論，全見於《先導》第四版。此版實應起個版名叫《怪論連篇》。因此可見，任護花對這種文類和文體之喜好。而根據現時的資料來看，怪論的風行，當以《先導》為「先導」。任護花其後辦《紅綠日報》，金牙二仍有作品面世。上文所說的依把，乃知名報人，即後來以艷情短篇而鳴於時的林浩，本名林國雄，後改林覺紅。國學根基甚厚，擅文言；他以依把筆名為《先導》撰《尖事座談會》專欄，則以粵語為主，間雜文言、白話，亦即三及第文體，筆調輕鬆，幽默諷世。

戰後，任護花創辦《紅綠》隔日刊，續登他的三及第小說《殺人王》和《牛精良》。《紅綠》和《先導》一樣，同聚了一班粵港派作家，當中較知名的就有林藩，和大園地膽。

《先導》的編輯樣式，和當年的報紙一樣，新聞述評，逸聞與副刊文章混而成一版，並無規範。《紅綠》的新聞述評和逸聞俱分佈第一、二、三版，雜亂無章，惟第四版卻屬娛樂新聞，在當年來說，確令人眼前一亮。



難以覓獲的小報。 作者提供圖片

荷醉

在我遙遠的記憶裡，那是朦朧而淺綠的一團，彷彿洩開來的水墨，帶着濕漉漉的水跡，與夢、與醉聯繫在一起。荷便是這樣。放不下的，自然不是迷人的國色天香，也不是古詩詞裡那些纏綿的句子，而是癡迷於荷的形狀，還有那幽淡的氣息。

有人說，荷，應生長在水鄉。是的，它應生長在詩意的江南，在湖畔，在水澤，它鋪天蓋地，恣肆汪洋，那種天連着地，地連着天的氣勢，着實讓人怔忡。但這裡，我說的荷，是另外一個樣子。我居住在北方。我的這個北方，是地道的沂蒙山區，高山薄地，夏天缺水，冬天少雪，河不豐沛，水不嫵媚。在家鄉，我見得最多的，是北方的蓮，是一叢叢，綠莖托起的睡蓮花。一片淺淺的池水，一隻小小的泥缸，一汪如瓊的清水，映着小片的藍天。水中的蓮，簇出數葉，懶懶的，閒閒的，靜臥於水面——既非賞日月，也不是在翻閱詩卷，是一副對世間的漫不經心，彷彿是一種醉。

莖葉之上，綴着幾朵粉紅的花，兩朵或者三朵，一朵是盛開着的，另外的兩朵，依舊花苞青澀，掛在臉頰，都是醉的顏色。古裝的戲裡，偶有醉酒的女子，也就是這般模樣，兩盞淡酒，三分醉顏，往窗前的茶几上一倚，似睡非睡，這便是醉的境地。遺憾的是，泥缸太小，裝不下太多的記憶。那小小的池水，也過於清淺，一陣風來，就擾亂了秩序。而我的憐愛卻油然而生，感物神傷。不是元好問的「且酩酊，任他兩輪日月，來往如梭」，而是白居易「冷碧新秋水，殘

紅半破蓮」。我稚氣的情緒，粘在了一朵蓮瓣上，若有一絲兒風吹，一聲聲稍響亮點的言語，一切就打亂了。就像我的那份鄉愁，在心底輕輕地搖動，卻怎麼也掩藏不了，亦排遣不去。這不是江南，這當然不是江南，這是我的北方。沒有浩渺的水域，沒有無邊的荷花，供我欣賞，供我陶醉，供我聆聽佛前的梵音，作心靈的和唱。也沒有繁榮碩果，任我收穫，任我喜悅。我見到的荷，是生長在山地之上，就在那一方方偌大的池塘。

那天早上，我們去鄉下的村莊采風，卻一下撞見了滿塘的荷花，醞釀醞的荷——紅荷、白荷。不是池塘野生的，而是當地人工養殖的，就在河堤一旁，梓河壩下。夏的背影還在，秋剛剛開始。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，蜿蜒於田壠之間，長長地伸出熱情的手，把我們迎了過去。先並沒有注意那荷，視線被當下遮蔽：這路，這田野，這粉牆紅瓦的鄉村小屋。鄉間的氣息，親切而又熟悉。

記憶，是這樣還原的，在小路的盡頭。按照友人告知的地址，我們找到了坦埠鎮下東門村。這裡緊鄰梓河。舊縣志上說，梓河，發源於沂水縣甄家疔，東流至上旺村，折向南流至尹家窪村，後再入沂水縣境，繼而南流至坦埠村東南。這樣的七彎八拐，這村那山，不經意間，又走進了童年的水，和水中荷。

在長長的時光書卷裡，時代在變，村莊在變，地域地貌也在悄然改變，只有梓河的方向一直沒有改變，它在沿着大自然安排的河道幾番迂迴之

荷葉遮擋太陽，若是遇見雨來，還把荷葉舉過頭頂，望着葉簷上的雨珠，目光離亂……

山裡的荷，到底還是土薄水少，雖然引來了河水，但畢竟不如江南那樣，讓人可以在荷塘與荷塘之間，盡情地留連煙波。然而，儘管是土薄水少，儘管是路遠地偏，它都能坦然地扎下根來，像山裡的女子，頂破一片瘠薄，開出花來，結出果實，在這裡藏滋生長。問當地的朋友，這荷若在夏天，是不是開放的更多？他說，夏天的荷花開得是很多的，那種潔白和妍麗的紅，幾乎把一池綠意淹沒……

拭去莖葉的殘妝，仍能看到晚開的荷花，青青的浮萍，和荷葉上面的青蛙，圓而籽實的蓮蓬。等到明年的花季，我想我不會錯過。我希望，菩提樹下與她結伴而坐，紅塵路上與她結伴而行，不辜負這一山一水的美，這一花一木的情，這沂蒙山區獨特的風景。



荷花 網上圖片

《進化論》戰勝《天演論》

見多識廣

尹樹廣

赫胥黎的生物進化理論對中國近代思想啟蒙影響巨大。清末民初，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法則深入人心，成為國人維新圖強的主臬。百年前，嚴復翻譯了《天演論》，日本人則將其譯為《進化論》。為什麼日本「進化論」的譯名戰勝了嚴復的「天演論」譯法？這是我的同事、記者徐全提出的疑問。原來，香港文匯報為鼓勵業務探討之風，每年都搞一次「優秀論文評選」，鼓勵青年編輯記者撰寫業務論文，獲獎論文不僅結集成冊，還能得一筆小小獎金，投稿踴躍。今年我是評委，一篇篇作品讓我受益匪淺，感觸良多。

徐全的論文題目是關於副刊專題報道的未來趨勢分析。他通過採訪實例，提出副刊報道應貼近中國社會熱點的論點。小徐學歷史出身，對中日近代關係史很有研究，今年寫過幾篇甲午戰爭文化反思方面的報道。甲午戰爭專題採訪中，他向相關學者提出了不少角度新穎和尖銳的問題，如清日同時翻譯了許多西方詞彙，如中國翻譯的計學、群學和玄學，日本人翻譯為經濟學、社會學和形而上學，結果日本的譯法被中國人廣泛採用，中國學，結果日本的譯法被中國人廣泛採用，中國

思旋天地

思旋

為期三個月的一新學制中期檢討諮詢，焦點也落在通識教育的單元改動上。坊間隨即揣測，刪除「青少年參與社區事務」單元是不是為了降低青少年對社區的投入。看來大家不必過於敏感，檢討是持續優化的過程，包括進一步檢視如何能妥善達到教育目標，以及更有有效的協調學科之間的工作量；總的而言，整合內容就是讓學生的學習更全面，而且香港青少年關心香港的發展，亦是我們所期望的。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認識第四十屆廠商會候任會長、香港鐘錶大王 Leung 李秀恒博士始於廿年前的傑出青年聚會，他平易近人，每年都邀請保青會員到他的超級豪宅賞星，並非炫耀，只為大家歡聚一堂。他是含着銀匙出生的嗎？

檢討是持續優化的過程

課程改革，通識課題結合各科目的專業知識，擴闊了學生思考的深度和廣度。在不同學科內也有不少社會議題，像英國語文內的選修科也有「透過社會議題學習英語」，訓練青年獨立思考，透過英語把自己的論點扼要說服別人。這是一種高層次的學習模式——學生透過寫作，把學習經驗轉化為知識，既能有效訓練英語寫作，同時培養自主學習，這種由外在到內化的學習模式，絕對是新世代教育的趨勢。

將軍澳香島中學就是一所推行「透過社會議題學習英語」十分出色的中學，教師們找來不少同時話題的素材，讓學生從中分析，學習整合材料，撰寫文章。整個過程中，除了可以幫助學生成為獨立思考者，使他們能夠增長知識外，學生亦透過英語寫作的過程，更加了解社區、社會的問題與需求，從而深化對社會的關懷，間接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。

「鐘錶大王」李秀恒

李博士是家鄉清遠市第一任政協，某天父親興奮地告知：「阿仔，今日返鄉下竟然有領導幫我開車門，真想唔到。」孝順仔感到快慰，無意中為父親做到一點事情。可惜今年七月正當 Leung 進行參選會長工作之時，父親病逝，他曾一度想過放棄。實在 Leung 是出名的橋王，這位候任會長對今天香港工廠北移沒有太大擔心，因為很多廠商的大本營仍在本土，他建議搞有如韓國南大門、東大門的香港批發市場，在深水埗發展時裝，每天都舉行時裝表演；在紅磡開設珠寶博物館，開發成行成市的珠寶鐘錶集散地，吸引更多遊客等等。李博士滿肚密圈，希望為香港想出更多良策。他有頭腦，是否一直一帆風順？他立即回應：「只有感恩兩個字。」我忽然想起一句話：「一般人得到了才感恩，成功的人感恩才得到」，李博士是後者。